

# 被写体

三浦友和  
山口百惠

伉俪写真

三浦友和 著

文化藝術

院图书馆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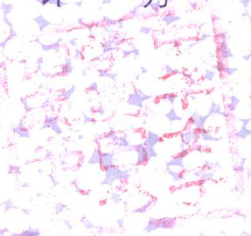
K833.357  
2

# 被写体

三浦友和、山口百恵伉俪写真

三浦友和 著

王启元 译 芳子 校译



女子学院 0106929

被寫體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五日 第一刷發行

©1999 Tomokazu Miura Printed in Japan

ISBN 4-8387-1163-8 Coo95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1999—3802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写体:三浦友和、山口百惠伉俪写真/(日)三浦友和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1

ISBN 7-5039-1937-X

I. 被… II. 三… III. ①纪实文学②三浦友和—生平事迹  
③山口百惠—生平事迹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441 号

### 被写体

[日]三浦友和 著

王启元 译 芳子 校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发行部电话:010—6345755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22,000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937-X/I·829

定价:12.80 元

## 序 言

整理完成此书用了四年之久，纳入本书中的每篇文章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说是四年，实际上是因为我拖拉，如果是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完成这一工作也就是两三个月的工夫。

收入本书的篇什，都是各个时期信笔而就的即兴之作，其内容本无法示人。何况文章中对作者个人的行为毫无反省之意，可能会不经意地伤及他人。其中最早的是二十多年前之作。那时，由于太年轻了，现在重新读来更觉羞涩。

我习惯写作的东西有日记、电影观感以及最近明显减少了的抒情杂录。日记中记录的大多是日常琐事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如感冒、受伤)等。电影观感中，有站在自掏腰包看电影的观众立场上对影片的不满，更多的是感动和憧憬。而随意写在本上或手边读着的图书空白处以及稿纸上的抒情杂录，那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即兴挥就，本来字就写得差，加上是随兴疾书，事后，有的内容连自己也看不懂。抒情杂录是基于自己身为演艺界人士(圈内人)的立场所写，在一般人看来内容可能相当偏激。虽与此书内容有相悖之嫌，但还是将数年前的一篇拙文供读者一阅。

构思精美的照片是偶然的产物。

摄影角度和照明的使用方法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掌握的。

关键是摄影师的素质及导演能力。尤其是捕捉人的微妙表情时，用  $8 \times 10$  或  $4 \times 5$  之类速度不够快的相机拍照，如果缺乏摄影技巧决拍不出佳作。

拍摄时，强迫被拍者在镜头中采取极不自然的姿势，并吩咐其做出某种表情，这是任谁也做不来的。

一流的摄影师，同时也是出色的导演。有人误以为导演要么就是故弄玄虚地没完没了地说明摄影意图，要么就是说一大堆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奉承话，而对最关键的表演者的感受却全然不顾。

我们不是木偶。

脑袋里也只不过有那么一点儿别人早已用过的构思，却偏要摆出一副艺术家的架子，这个那个地提出要求，此类设计师或广告商手下的公关负责人可以休矣。

“啊！刚才那个表情太妙了，请再来一次！”笨蛋！刚才那才是抢拍的最佳机会。

如果是受相机性能所限拍不到，就换相机，你要做的不就是抢拍表情吗。

人的喜怒哀乐是有缘由的。如果只是想得到做出来的表情，就找别人去吧。擅长装模作样的家伙多的是。

捕捉表情就相当于捕捉感情。故意装出来的喜怒

哀乐,无论照片印制得多么精美,都是缺血少肉的。

这些人错误地理解了演员,以为他们在人前没有羞耻之心。

这篇文章下面还有些内容,但因为我还有廉耻之心,就引用到此吧!时光飞逝,回头重读真觉得不好意思。我那时对摄影师和现场工作人员毫无同情之心。此文记述的是我拍某广告画时的感情活动。很明显,当时我完全依赖别人,自己并未付出任何努力去营造易于表演的气氛,却对周围的情况满腹牢骚。这种情绪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的事情,拍照片和平常拍戏时也常常如此,迫于时间关系,人们往往不顾表演者的精神状态,此文也表示出了对这种现状的不满,因此,我不打算全面否定此文。

过一段时间,我可以从自己写的抒情杂录中冷静客观地看到问题的全面。我用三页稿纸随意记录下的历时五个钟头的广告拍摄时的心理活动,过后就变成了长达六页稿纸的文章。当然,也有的成文以后却变得更短了。因为有的原始记录用的是口语体,语言罗唆,缺乏条理。我想那一定是在喝醉酒的时候写的。

在对原始记录进行修改的过程中,有时我会发现文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感觉好像写的是跟自己不相干的事。这是很难得的体验。无论谁都行,你看看吧,你听听吧……

因为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若与那个时候相比,现在简直什么故事都没有。

同时,对于已经把自己的事情看成与自己无关,这使我

感到恐惧。因为自己长年累月随意记录下来的愤怒情绪，是源自于喜欢把别人的任何事情都与商业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娱乐媒体，以及容忍媒体以别人为乐的行为。应该说我的抒情杂录是在大声疾呼，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同寻常的事情，若非本人或当事人是无法理解的。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包括综艺节目、文艺周刊、摄影杂志在内的娱乐媒体仿佛就像被抛弃在夏日里人声鼎沸的海水浴场中的乔治。

在海水浴场嬉戏的弄潮儿主要是演艺界人士和某些事件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观众也会毫不掩饰丑恶之心继续观看并非虚构的“乔治”这部电影。

也许有人说，这是小题大作。连自己都觉得与己无关，那就毫无办法了。很多在电视台工作的人也会笑着说：“是有过那么回事。”人们善忘。善忘是好事，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希望那些“乔治”们能回想一下，也希望观众们能回顾自我。历史也许已经没有痕迹，但事实上确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一时期，有过被媒体追逐经历者不计其数。相比之下，比我们更深程度地受到精神伤害和生活影响的人也为数不少。只是，绝非自我炫耀，这十多年来，每天二十四小时受到媒体追逐的人恐怕决无仅有。换句话说，没有任何男人有一位始终被人追逐的妻子。

总之，被追逐的时间如此之长，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但在这期间，我们的家庭决非不幸。我

们很幸运地有了孩子,全家都很健康,过着幸福的生活。不过,只要一出家门,让人感到束手无策的巨大障碍就等在那里。为了排除这个障碍,我们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当我修改、整理原稿时,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与赶来现场采访的每一位记者之间自然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对于因一时气愤而恶语相伤以及施以暴力的各位,如今虽为时已晚,在此我仍要表示由衷的歉意。

我认为我已经将原始记录中感情色彩太浓的内容,和受害者意识过强的内容,以及过于为自己行为辩解的内容都尽可能地删掉了。但是我有意识地尽量避免板起通情达理的成人面孔,以旁观者的立场去评价青年时代的自己,而歪曲原作的内容。当时的愤怒情绪,还是作为愤怒情绪予以了保留。

虽然我自己觉得很小心在意,但是一定还会有些记忆模糊、判断失准的地方,只要不伤大雅,还望多多海涵。

另外,我文中把综艺节目、文艺周刊、摄影杂志都描述得如同仇敌一般,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也有截然不同的节目和杂志。我想事先声明,在娱乐媒体中也曾有众多理解、支持和保护过我们的人。

其中一位就是去年已经谢世的原《平凡月刊》编辑折笠光子女士,我愿将此书献给她。

## 三浦友和

Tomokazu Miura

日本著名演员。1952年出生于日本山梨县盐山市。从演出电视剧《秘密部队》起进入演艺界。在与山口百惠合拍电影《伊豆舞女》之后,两人组成拍演搭档。1980年结婚。随后陆续拍演了《西部警察》《照柿》《悲哀的棒球手》等多部电影、电视剧。1999年秋,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荣获“国际影评奖”,由三浦友和主演的二部影片《M/OTHER》、《幸福的家族计划》已在日本国内上映。

责任编辑：沈悦苓

封面设计：宁成春

版式设计：刘宝华

ISBN 7-5039-1937-X



9 787503 919374 >

# 目 录

序言 1

## I 一1980年

- 无休止的战争(1997年) 1
- 成为拍摄对象的初次体验 13
- 公平交易 18
- 混乱的开始(1978年) 25
- 相遇与结婚 29
- 新婚旅行(1980年) 41

## II 1981—1987年

- 偷拍(1981年) 54
- 森光子女士 60
- 家庭主妇(1983年) 65
- 长子出生(1983年) 68
- 寻找土地(1986年) 76
- 妻子的驾驶证(1986年) 83
- 搬家(1987年) 90

岳母 93

### Ⅲ 1989—1993 年

- 入园仪式(1989年) 99
- 摄影杂志社的摄影师(1992年) 113
- 致歉信(1992年) 118
- 报道协定(1993年) 122
- 闯入事件(1993年) 125
- 访问者与信件 137

### Ⅳ 1993—1999 年

- 运动会(1993年) 142
- 龋齿痛(1993年) 149
- 冷面孔(1994年) 151
- 不必要的信息(1994年) 154
- 欺人太甚(1996年) 158
- 个人隐私(1996年) 163
- 家人(1997年) 170
- 我的请求(1999年) 173
- 后续 175

后记 181

编后记 185

## I —1980 年

## 无休止的战争

(1997 年)

如果说孩童时代,从小学到中学读过的书中,有哪些记得书名的话,能够想起来的也就只有夏目漱石的《小少爷》了。每周都拿《少年杂志》和《星期日周刊》这两本漫画书和小伙伴交换着看,往往是不厌其烦地看个没完,惹得父亲总像口头禅似地说我:“老看漫画会变傻的。”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偶尔也该读点儿正经书或者学习上加把劲儿吧,但是,在我儿童的心理中总很反感他把漫画书断定为低俗的读物。

无一例外,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曾受到同样的规劝。但是,父母们并未气愤到非没收漫画书不可的程度,不管到哪个小朋友家去玩,书桌前的书架上都整整齐齐地摆着这一年出版的每一期少年漫画书,这就是明显的证明。

大人们所说的正经书大该就是指文学作品吧,但是,口

口声声要求孩子读这些书的父母，却从未读过它们，所以，他们的话也缺乏说服力。我们的父辈基本上出生在大正至昭和初期，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不用说纯文学作品，就连坐下来读书的闲暇都没有，所以这也怪不得他们。

这样说也只能是在为自己辩解，他们越是一年到头没完没了地让我看正经书，我就越是不想看。学习也是一样，一看到那些印满铅字的书就产生逆反心理，当然，写作能力更差，学校要求写的作文啦、感想啦等等，提起来就头疼。

可是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反而不觉得写作是那么痛苦了。

转变的契机是音乐。不，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朋友。

晚于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于昭和二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被称作是披头士第一代，也是热衷于组建乐队的第一代青年。

电子合成音乐（多么令人怀念的词汇啊！）比其它任何音乐都时髦，肩挎电吉他，或者从书包中露出洋鼓锤的青少年看上去多少有些不太本分，但却是那样帅气。

随波逐流，我也成了其中一员。初中时我就抱着这一理想，勤学苦练。升入高中以后，便招集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四人乐队。

校内乐队有好几支，其中还真有相当不错的，像忌野清志郎（原名为栗原清志，从组乐队时起就一直用这个艺名）率领的“RC 成功者”乐队。他们在高三的时候，就已经多次在比赛中获奖，转为职业乐队，并推出了首张唱片。

我的乐队无论是技术还是音乐素质都远不及他们，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又都是致力于音乐的好友，很自然地凑到了一起。

当时的乐队，几乎全部都是模仿披头士、滚石组、探险者等乐队的演奏，而清志郎乐队演奏的曲目却是他们独创的。

在清志郎的家里，有好几大本写满已经完成或还没有完成的乐谱的笔记本。即便是歌词，也是内心情感的流露，因此，清志郎从没让我看他未完成的作品，我也从没请求他让我看。

不过，这几本乐谱存在的本身，确实萌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最初的起步，只是想要作曲，想像他一样也写在笔记本上。

但是，这不是靠想就能做到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也不知道写些什么才能像那么回事儿。试着完成了几首类似歌词的东西，但过后又总觉得仿佛在哪里见过，连自己都觉得怪难为情的，便撕碎扔了。

高中生活结束后，高考落榜。我瞒过要求我复读一年再考大学的父亲，进了一所压根儿就不想念的专科学校，半年后，我便退学并离开了家。家是离开了，但是整天靠打工为生，看不到任何希望，也没有音乐家的才能，事先讲好房租各负一半与我同住的“RC 成功者”乐队的乐手，刚过三个月就交不出房租了。RC 乐队虽然推出了首张唱片，但那之后却一落千丈，挣的钱简直还不够买吉他弦。我打工的收

人,几乎都交了房租,连吃都成了问题。

就这样勉勉强强混了一年半,人瘦了十几公斤,大笔记本却充实起来。创作歌曲的意志早已烟消云散,缓解每天的精神压力的场所,只有那笔记本了;实际上大部分也只是胡乱写上几行而已。

二十岁时我放弃音乐转向演艺界谋生,但写日记这一习惯却一直保持了下来。虽然不再是每天必写,但是,每当发生什么事情时,都会将当时的心境记录下来。幸运的是仅过了一两年我便开始走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凭借着当时作为偶像的势头,竟也实现了录制唱片的愿望,还厚着脸皮作了几首词曲。

之后的六年中,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演唱会。这期间还出版了六部摄影集。可以说,这是写作即为了作曲的六年。二十八岁也正是我结婚的那年。这以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日记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容不再是为了作曲,近乎于十多岁时为了缓解紧张情绪而写的东西多了起来。

其原因在于,演艺界人士与娱乐传媒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这个时候的综艺节目。此类节目已有很长历史,但是我们从结婚之前大约两年左右的时候起,其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演艺界新闻成为其主体,而且,把重点主要放在丑闻事件的报道方面,美其名曰为突击报道,执拗地到处追逐采访目标,以报道被采访者对偏激的采访方式表示出惊讶、流露出气愤,抑或做出反抗行为为乐事,演艺界新闻落得徒有虚名。突击报道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采访目标本人,甚至波及其亲朋好友。在时效性方面

总会慢一拍的文艺周刊也在其带动下转而采用过激的采访方式。摄影周刊也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

不仅是演艺界人士，一些重大事件或事故的受害者乃至于加害者也都遇到相同遭遇。显而易见，这样的做法太离谱了。不夸张地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疯了。在铺天盖地的采访报道面前，相反意见被完全淹没了。这些报道有趋之若鹜的听众和读者。斗胆说一句，想看、想听、想窥探是人的本能。

只要打开电视机就可以大饱眼福，掏几百日元就能买本杂志。人们当然会去猎奇。即便少数不感兴趣的人，也会有大量报道充斥其耳目。责任在新闻界，是他们完全疯狂了。

在这种媒介的恶浪狂潮中，我们订婚并结婚了。只用媒介一词会产生误会，我这里所说的媒介主要指文艺媒体，或者近似于这一领域。只能任其拍照，任其攻击，任其描写。稍有异议，你的说法就会被任意歪曲，添油加醋。如果保持沉默，则会被说成是逃避现实。过分的采访攻势，不仅影响了我的个人生活，也给我的工作及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如果你因为造成的恶劣影响太大而提出抗议，拒绝采访，他们则反驳说，这就是你们的命运，是名人理应做出的牺牲。

现在是1997年，我已经四十五岁了，可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那时的我比现在更软弱、更幼稚、更心直口快。除极少数以外，文艺媒体对于我完全是敌人，是憎恶的对象。

不知从何时起，我已将无法发泄的愤怒倾吐在稿纸上，